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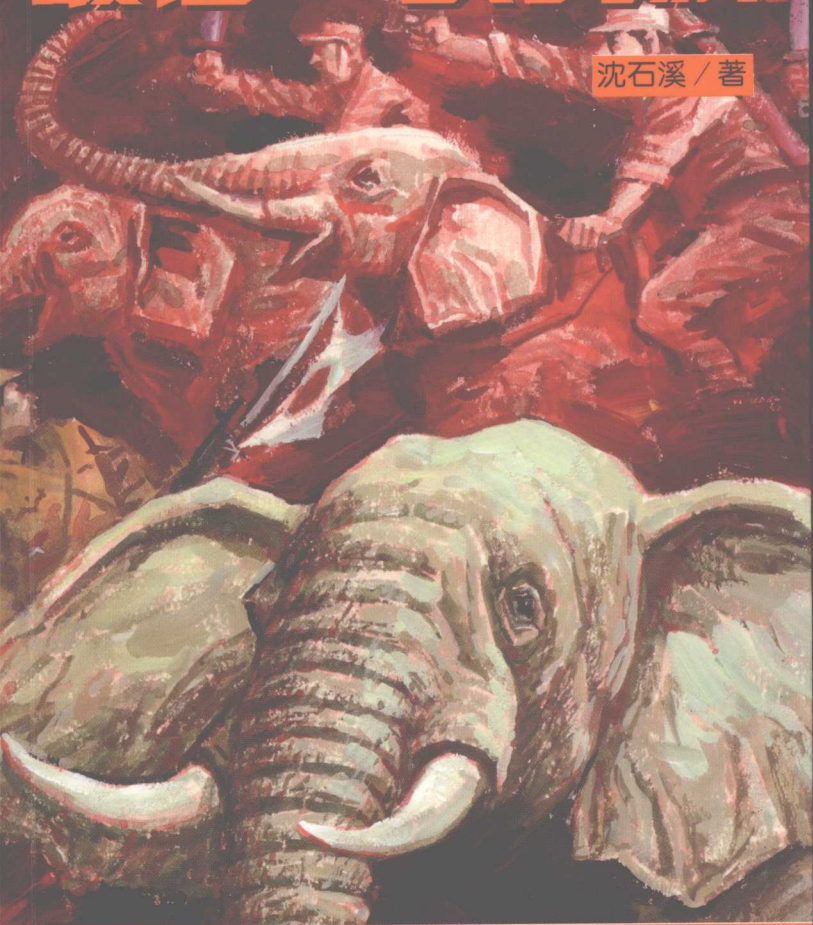


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

ZUIHOUYITOUZHANXIANG

最后一头战象

沈石溪 /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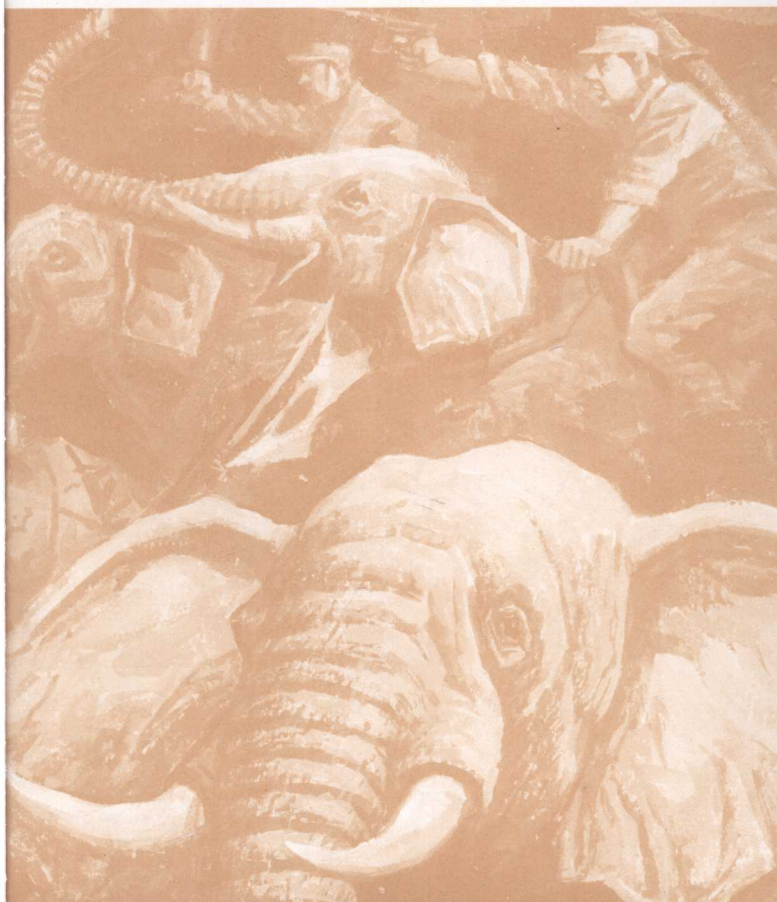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优秀出版社 ||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

最后一头战象

沈石溪 /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一头战象/沈石溪著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7.5 (2008.2 重印)

(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)

ISBN 978-7-5342-4311-0

I. 最… II. 沈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2055 号

最后一头战象

沈石溪 著

选题策划	孙建江
责任编辑	吴 山
美术编辑	周翔飞
整体制作	大米原创·工作空间
内文插图	胡志明 朱 云
封面绘画	胡志明 朱 云
封面设计	周翔飞
责任校对	倪建中
责任印制	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 www.ses.zjcb.com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960 1/32

印张 4.375 插页 1

字数 47000

印数 12001—17000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200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4311-0

定价: 7.5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

最后一头战象

1



给大象拔刺

21



象 冢

33



愤怒的象群

65



象 警

75



死亡游戏

91

动物小档案

115



最后一头战象



解放前的西双版纳，傣族的最高领主叫召片领，他曾经拥有一支威风凛凛的象兵。所谓象兵，就是骑着大象作战的军队。象兵比起骑兵来，不仅同样可以起到机动快速的作用，战象还可用长鼻劈敌，用象蹄踩敌，直接参与战斗。一大群象，排山倒海般地扑向敌人，战尘滚滚，吼声震天，势不可挡。

一九四三年，日寇侵占了缅甸，铁蹄跨进了和缅甸一江之隔的西双版纳边陲重镇打洛。象兵在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。战斗异常激烈，枪炮声、厮杀声和象吼声惊天动地；鬼子在打洛江里扔下了七十多具尸体，我

方八十多头战象全部中弹倒地，血把江水都染红了。战斗结束后，召片领让大家在打洛江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二十多米的巨坑，把阵亡的战象隆重埋葬了，还在坑上立了一块碑：百象冢。

曼广弄寨的民工在搬运战象的尸体时，意外地发现有一头公象还在喘息，它的脖颈被刀砍伤，一颗机枪子弹从前腿穿过去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但还活着。他们用八匹马拉的大车，把它运回寨子。这是唯一幸存的战象，名叫嘎羧。好心肠的村民们治好了它的伤，把它养了起来。

我一九六九年三月到曼广弄寨插队落户时，嘎羧还健在。它已经五十多岁了，脖子歪得厉害，象嘴永远闭不拢，整天滴滴答答地淌着唾液；一条前腿也没能完全治好，短了一截，走起路来踉踉颠颠；本来就很稀疏的象毛几乎都掉光了，皮肤皱得就像脱水的



丝瓜；岁月风尘，两支象牙积了厚厚一层难看的黄渍。它是战象，它是功臣，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照顾，从不叫它搬运东西，它整天优哉游哉地在寨子里闲逛，到东家要串香蕉，到西家喝筒泉水。

我和负责饲养嘎羧的老头波农丁混得很熟，因此和嘎羧也成了朋友。

我插队的第三年，嘎羧愈发衰老了，食量越来越小，整天卧在树荫下打瞌睡，皮肤松弛，身体萎缩，就像一只脱水柠檬。波农丁年轻时给土司当了多年象奴，对象的生活习性摸得很透，他对我说：“太阳要落山了，火塘要熄灭了，嘎羧要走黄泉路啦。”几天后，嘎羧拒绝进食，躺在地上，要揪住它的鼻子摇晃好一阵，它才会艰难地睁开眼睛，朝你看一眼。我觉得它差不多已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了。

可一天早晨，我路过打谷场旁的象房，惊

讶地发现，嘎羧的神志突然间清醒过来。虽然它的身体仍然衰弱不堪，但精神却处在亢奋状态中，两只眼睛烧得通红，见到波农丁，“叭叭叭叭”短促地轻吼着，鼻子一弓一弓，鼻尖指向象房堆放杂物的小阁楼，象蹄急促地踢踏着地面，好像是迫不及待想得到小阁楼上的什么东西。开始波农丁不想理它，它发起脾气来，用鼻子抽打房柱，还用庞大的身体去撞木板墙。象房被折腾得摇摇欲坠。波农丁拗不过它，只好让我帮忙，爬上小阁楼，往下传杂物，看它到底要什么。

小阁楼上有一半箩谷种、两串老玉米和几只破麻袋，其他好像没什么东西了。我以为嘎羧精神好转起来想吃东西了，就将两串老玉米扔下去；它用鼻尖钩住，像丢垃圾似的丢出象房去。我又将半箩谷种传给波农丁，他还没接稳呢，就被嘎羧一鼻子打泼在地，还赌气地用象蹄践踏。我又把破麻袋扔下去，它

用象牙把麻袋挑得稀巴烂。

小阁楼的角落里除了还有一床破篾席，已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。嘎羧仍焦躁不安地仰头朝我吼叫。“再找找，看看还有啥东西？”波农丁在下面催促道。我掀开破篾席，里头有一副类似马鞍的东西，很大很沉，看质地像是用野牛皮做的，上面蒙着厚厚一层灰尘。除此而外，小阁楼里真的一样东西也没有了。我一脚把那破玩意儿踢下楼去。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嘎羧见到那破玩意儿，一下安静下来，用鼻子呼呼吹去蒙在上面的灰尘，鼻尖久久地在破玩意上摩挲着，象眼里泪光闪闪，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。

“哦，闹了半天，它是要它的象鞍啊！”波农丁恍然大悟地说，“这就是它当战象时披挂在背上打仗用的鞍子。我们当年把它从战场上运回寨子，它还佩戴着象鞍，在给它治伤时，是我把象鞍从它身上解下来扔到小阁楼

上的。唉，整整二十六年了，我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，没想到，它还记得那么牢。”

嘎羧用鼻子挑起那副象鞍，甩到自己背上，示意我们帮它捆扎。我和波农丁费了好大的劲，才将象鞍置上了象背。

象鞍上留着弹洞，似乎还有斑斑血迹，混合着一股皮革、硝烟、战尘和鲜血奇特的气味。象鞍的中央有一个莲花状的坐垫，四周镶着一圈银铃，还缀着杏黄色的流苏。经历了二十六个春夏秋冬风霜雨雪，虽然已经有点破旧了，却仍显得沉凝而又华贵。嘎羧披挂着象鞍，平添了一股英武豪迈的气概。

“它现在要披挂象鞍干什么？”我迷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。”波农丁皱着眉头伤感地说，“我想，它也许要离开我们去象冢了。”

我听说过关于象冢的传说。大象是一种

很有灵性的动物，除了横遭不幸暴毙荒野的，都能准确地预感到自己的死期，在死神降临前的半个月左右，便离开象群，告别同伴，独自走到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里去。每群象都有一个象冢，或是一条深深的雨裂沟，或是一个巨大的溶洞，或是地震留下的一块凹坑。凡这个种群里所有的象，不管生前浪迹天涯海角漂泊到何方，最后的归宿必定在同一个象冢。让人惊奇的是，小象从出生到临终，从未到过也未见过象冢，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凭着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，也能准确无误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种群的象冢。

“就算它打算去象冢了，也没必要披挂这么沉重的象鞍呀！”我说。

“这我就说不清了，也许，嘎羧天生是个小气鬼，临走在向我们讨回属于它的东西。唔，这象鞍本来就是它的嘛。”

我觉得这种解释十分牵强，嘎羧平时并

不吝啬，恰恰相反，待人还挺慷慨挺厚道的。我好几次看见，它卷着一串香蕉在路上走，寨子里的小孩伸手向它要，它都会用那根万能的鼻子撕下来给他们。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，嘎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回那副象鞍，含有一种很高级的情感。

果然被波农丁说中了，嘎羧准备告别曼广弄寨，找它最后的归宿了。它绕着寨子走了三匝，对救活它、收留它并养活它二十六年的寨子表达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。

嘎羧要走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传遍全寨，男女老少都拥到打谷场来为嘎羧送行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与其说是送行，还不如说是送葬，为一头还活着的老战象出殡。许多人都泣不成声。村长帕琫在象脖子上系了一条洁白的纱巾，在四条象腿上绑了四块黑布。老人和孩子捧着香蕉、甘蔗和糯米粑粑，送到嘎羧嘴边，它什么也没吃，只喝了一点凉水。

日落西山，天色苍茫，在一片唏嘘声中，
嘎羧上了路。

送行的人群散了，波农丁还站在打谷场上痴痴地瞭望。我以为他在为嘎羧的出走而伤心呢，就过去劝慰道：“生老病死，聚散离合，本是常情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。”不料他却压低声音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有胆量跟我去发一笔财吗？”见我一副茫然无知的神态，他又接着说，“我们悄悄跟在嘎羧后面，找到那象冢……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他是要我跟他合伙去捡象牙。在热带雨林里，大象的躯体和骨头会腐烂，象牙却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泽。象冢由于世世代代埋葬老象，每一个象冢里都有几十根甚至上百根象牙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找到一个象冢就等于找到一个聚宝盆。聪明的大象好像知道人类觊觎它们发达的门牙，生怕遭到贪婪的人类的洗劫，通常都把象冢选

择在路途艰险人迹杳然的密林深处，再有经验的猎人也休想找得到。但如果采取卑鄙的跟踪手段，悄悄尾随在死期将临的老象后面，就有可能找到那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。邻近的曼蚌寨有个名叫岩鸣的猎手，三年前在森林里偶然碰到一头奔赴黄泉的老象，结果从象冢里背回七十八根象牙，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。可我总觉得做贼似的跟在一头老战象后面，去捡它的便宜，好像不怎么地道。我犹豫着，沉默着，没敢轻易答应。

波农丁显然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我们只捡象冢里其他象的象牙。嘎羧的象牙我们不要，也算对得起它了嘛。”

这主意不错，既照顾了情感，又可圆发财梦，何乐而不为？

我俩拔腿就追，很快就在通往崇山峻岭的小路上追上了偶偶独行的嘎羧。天黑下来了，它脖颈上那根标志着出殡用的白纱巾成